



晉書卷七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編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國寶

承族子嶠

愉子綏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閣門守靜

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

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立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

行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叅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叅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

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

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派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闞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

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糜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

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

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
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
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
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
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
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
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
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

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
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
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
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
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
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
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
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
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
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
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
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
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
軍辟爲掾累遷叅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
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

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
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
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
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
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
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
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
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
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

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
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
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
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
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
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
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
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

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
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
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
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
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
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
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
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

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立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亶亶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

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竝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

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竝
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
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爽漢之霍
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
叅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
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
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
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
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
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
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
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
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
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
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
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
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
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
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

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
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
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
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
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
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
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
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
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
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

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
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竝進
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
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
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
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
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
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
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立指
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

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竝有疑難坦之標章適句一
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
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
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
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
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
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
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竝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
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
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竝
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旣死
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
將軍假節未幾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
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
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
旣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
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

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旣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
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
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
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
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
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
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郎遷中
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
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

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
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
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
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
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
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
叅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
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醖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
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
監司體竝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

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
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
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
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
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
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卽位國
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
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竝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叅管朝
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
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竝以才器各居

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
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肩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肩
旣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肩肩曰南北同舉而荆
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
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
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
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旣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

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

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旣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

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
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立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
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立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
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
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竝被誅
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旣極保身
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
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己有名稱

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
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
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
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竝
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
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
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
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
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

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
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
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
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
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
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
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
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尙

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王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
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叅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
闋還都上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
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
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
書行於世

荀崧

子蕤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頽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齟齬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尙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

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

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尙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熹早亡二息序廢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

誦過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
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
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
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
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
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
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
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
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
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微言將
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
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
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
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
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
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

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
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
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
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
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
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尙書左僕射及帝崩羣
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
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
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

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
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
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
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侍崧甚厚欲以爲司空
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
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
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尙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
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
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

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賤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懼扶持至尊縉綬不離雖無扶迎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

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漢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尙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尙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羨與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苟生資逸羣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

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鄆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

遂蕭鐙三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東則之

少者范汪

子甯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

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叅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叅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叅亮征西軍事

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旣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剪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

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豐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

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
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
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
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
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桓溫
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
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
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
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旣至

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
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
家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
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
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
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
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
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
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

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
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
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
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措紳之徒翻然改轍
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
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
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
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
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
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

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
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
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脩
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
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
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
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
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
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
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

豫章大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

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

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
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
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
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
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
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
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
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
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

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
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
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旣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
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
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
由勢今弁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
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菹酒永日馳騫卒
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
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

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
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
適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
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
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
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
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
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
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
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

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
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
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
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
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
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
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立
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土而敢專輒惟在任
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

建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
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
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
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
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
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臺減思慮專內視玉簡
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灰下以氣
筵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無時近能數其

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
目乃亦延年旣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
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密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
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
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
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
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
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

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
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
旣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
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
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
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
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
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
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
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

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
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
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
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
期雖經學不及堅而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
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
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
字純嘏侍中宏弟演字冲嘏吏部尙書並有名中朝時

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
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
雖篳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
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
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尙明帝女廬陵
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
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
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
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

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
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
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
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
相友善却惜有僮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
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
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
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
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

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菹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旣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旣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

歎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

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旣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旣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

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
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
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
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
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
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
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
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尙於至當而必造乎匿
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觀
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

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
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
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
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
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
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
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
不同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
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

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
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
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
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
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
叶宣尼之遠契翫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
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
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績有關於旂
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衿玉粹

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箋情嗤語怪演
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
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
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
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
餽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
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牣於帷
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
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
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紊汪則風颺直亮抗高

節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
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絕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旣豐其屋終蒨其家荀范合望金
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歲蕤青史

晉書卷七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綏傳少有美稱厚自矜邁○邁一本作遇

袁悅之傳上齋戰國策○上一本作止

韓伯傳其於遣情之累緣有弊而用○各本脫情字累
字今從本集增正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晉書卷七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眇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

委質焉叅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
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叅
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
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
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
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
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
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

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尙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
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宅郡於是改會字爲郟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
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
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
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
太守顧衆護軍叅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
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

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

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

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
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
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諡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叅軍遇害晏之子崑
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
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
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
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
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

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
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
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
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
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
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
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
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
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
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苙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諡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叅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

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

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
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
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
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
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
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
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
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
而讐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
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

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庾代爲
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庾爲俊等
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庾庾
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
守周廣等助庾擊曾曾衆潰庾得到州庾性雋率嘗從
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
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
氣耳庾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
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庾爲輔國將軍加散
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

王敦構禍帝遣庾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
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庾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
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明
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
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庾明古多通鯤達
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
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
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
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

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
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
尚書曰嶠意原自若無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
祗辟爲掾後與兄庾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
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叅軍轉典軍叅軍豫討華軼功
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
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
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
善先往哭顛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

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

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

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尙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尙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

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

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愬愬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

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探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

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住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

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遂奏且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賤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三十一
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
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
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
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
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
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
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
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
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
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

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
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
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
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
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
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
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
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
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
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

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
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
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
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
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
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
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
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
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
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

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
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
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
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
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
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
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
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
主上未能親覽萬幾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
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

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
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
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
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
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
安每日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
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

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
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
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
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
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
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
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將軍臨
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
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

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虞潭孫嘯父况子雙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

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弼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弼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弼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

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尙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

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沙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旣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孝烈子伉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伉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鰲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卽入吳興應廞廞敗有

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勲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驥驥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

史陳史齊文

顧衆故吳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七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弼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尙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

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晷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如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慙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模曰衆已潛合家兵待

時而奮又與張慙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徽戰于高祚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包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

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宅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叅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處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

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尙書咸康末
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
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
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
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
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
骸骨詔書不許遷尙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
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
子會中軍諮議叅軍時稱美士

張闔

張闔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
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闔才幹貞固當今之良
器卽引爲安東叅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
憂去職旣葬帝强起之闔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
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
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
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
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苟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
人抑疆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
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闔遵

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
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
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
張闔與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
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
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
今以闔爲大司農闔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
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闔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
遷尙書蘇峻之役闔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
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

義軍陶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
共督丹陽義軍闔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
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
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
兵以討峻峻平以尙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
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
嗣闔賤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
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
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

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筦爲出納之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頽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真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駿爲其選

晉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史臣論龍筦爲出納之端○筦各本誤筦

臣人龍

按前

漢谷永傳昔龍筦言而帝命惟允此以虞嘯父爲門下侍郎故史臣引之今改正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晉書卷七十七

軍臣唐

太宗

文皇

帝

御撰

陸曄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
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
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
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
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
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

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
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
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
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
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
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
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
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
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

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
叅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
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
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
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
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
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
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
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
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

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
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
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
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立風清一朝序咎責
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
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
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
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
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

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立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

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磨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實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

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克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開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柁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權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

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

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暉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塵尾指牀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
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
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
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
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
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顓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
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
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
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
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

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叅錄尚
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
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
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
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
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
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
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
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
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

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
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
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
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
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
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
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
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
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

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
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
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
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
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
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
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
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
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
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

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叅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日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老

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叅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裒

褚裒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頽少知名早卒裒

以才藝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
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翼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
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
事及天下鼎沸翼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
潁川庾訖卽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
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榮
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
等構怨遂相攻擊翼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
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
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

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
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
口賴翼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
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
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
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翼乃
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
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
翼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翼常優
遇之玄爲政旣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

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翊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翊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翊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翊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翊出軍赴難翊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翊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翊曰至尊當御

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翊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翊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翊令下翊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翊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翊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銜

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

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

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

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

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

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疆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

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
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
誅寵臣內難旣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
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
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
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
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
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

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
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
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
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
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
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
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
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
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

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
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
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
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
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
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
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
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
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
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

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
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
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
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
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
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
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
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
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

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

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立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郟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

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

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譏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

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
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
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
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
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
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
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
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
臣等叅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
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

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憊若遂致之于理情
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
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
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
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
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
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
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
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
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
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
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
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
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
史

尚書諸葛恢以蘇轍爲太士施留之亦師賈會蘇太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
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
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
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卽丘長轉臨
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
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
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

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闔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叅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

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

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
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
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鱣爲關
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
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
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
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
祿大夫儀同三司賙贈之禮一依太尉與平伯故事諡
曰敬祠以太牢子魋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
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字深源

陳郡長平人

也父羨字洪喬

爲豫章太守

都下人士

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
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立
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
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
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
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叅軍累遷司徒左長

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干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

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旣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

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路東海復
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
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
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
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
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
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
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叅綜朝
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
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

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
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
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
旣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
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
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
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
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
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
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四
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

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

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
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
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
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
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
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
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
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
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
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以

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
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
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
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
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
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
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
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

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純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旆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

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

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
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
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
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
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叅大議屢畫嘉
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
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

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
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
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
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旣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
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
中軍鑒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
虧名辱

中軍鑿昆

率數風何尚蔡葛映谷短蘇如前六並式樂藉慈忠貞

贊曰士光報望士殺余當江道策只丑對台卧版言簡

斷矣

姪猷徽悲夫被劫引歸由數更洪山只度以所書洪為

長吹風流異負同之十知倫非荷五之要變式是引以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晉書卷七十八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

七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會祖潛太

子少傳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

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

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

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

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

晉書卷之七十八 列傳
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
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
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
命愉爲叅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
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叅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
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
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
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
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踈
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

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
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
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
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
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
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
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
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
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
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

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盾爲護軍愉謂導曰中典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

今誠乏才豈宜以趙盾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閻汪安國閻嗣爵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
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
書左僕射加後將軍封受平十五無與八平卒領車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
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
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
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
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夫爵國子祭酒出爲將軍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
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直亮
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

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
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
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
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
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
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
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
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

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鯨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污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

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

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
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
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
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
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
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
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
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

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
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
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
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
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
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
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
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
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
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
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
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
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
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
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
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
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

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
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
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
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
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
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
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
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
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

漢書四羊效代
卷之七十八
及傳
狄之手蹋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
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
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
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
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
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
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

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
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
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
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
陸齊舉熊羆踴躍齟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
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
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
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

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

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

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
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
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
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鬣酒其一何故非也檢
視之一鬣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
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
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
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闔

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
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
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
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
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
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
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
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
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

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
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
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
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
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
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
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
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
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
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

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
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
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
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
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
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
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
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兒
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
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

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
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
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
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
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
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

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
麴蘖事其耽酒如此卒於官嗣子沈刺而營刺不奈夫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
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
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
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顓
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沈子厥位至吳興太守
廷尉厥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允當
御云丁潭 謝安別傳事謝益戰上書曰燕國香林人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

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
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
須才蓋三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
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
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
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
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
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
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

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
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
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哀始受
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
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
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哀薨潭
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
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
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
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

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諒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

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與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

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
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
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
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
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
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
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
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三平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

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
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
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
益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
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
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
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

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
州別駕致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
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
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
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
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
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
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

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
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
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
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
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
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
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
導所忌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

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
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
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
拜卒年五十一諡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
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
兄弟咸有幹用又時八將軍官皆以威之孫也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
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

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
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旣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
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蕭遠脈臣益其以眾焚華由耳以則回謀賊言同金百
 費曰倫謂公大斷於公聖知言也
 之非宜並所聞與事天
 天勝則利惟外之宜茲也
 晉書卷七十八



